



非琴俄罗斯文学经典译文集

Осень в дубовых лесах
橡树林里的秋天
——卡扎科夫作品选

[俄]尤·卡扎科夫 著
非 琴 译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

非琴俄罗斯文学经典译文集

Осень в дубовых лесах

橡树林里的秋天

——卡扎科夫作品选

[俄]尤·卡扎科夫 著

非 琴 译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橡树林里的秋天：卡扎科夫作品选 / (俄罗斯) 卡扎科夫著；非琴译. -- 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18.8

(非琴俄罗斯文学经典译文集)

ISBN 978-7-5545-3669-8

I. ①橡… II. ①卡… ②非… III. ①小说集-俄罗斯-现代 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54403号

书 名 橡树林里的秋天

——卡扎科夫作品选

作 者 尤·卡扎科夫(俄罗斯)

译 者 非 琴

策 划 杨 才 蒋海燕

责任编辑 马海霞

封面设计 于 越

版式设计 郝 旭

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河北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hbep.com>

(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, 050061)

印 制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 8.5

字 数 194千字

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45-3669-8

定 价 43.0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编 委 会

主 任：吴晓都

委 员：李庆云 史兴祥 苏 玲 杨 才

陈晓丽 王斌贤 郝建国 蒋海燕

目 录

夜	1
寂静的早晨	21
泰季	39
橡树林里的秋天	77
十二月里的两人	101
小蜡烛	115
你在梦中痛哭失声	133
长久呼喊	157
富有灵感的大自然的歌手	205

关于莱蒙托夫	211
弗拉季米尔·索洛乌欣	219
别利韦杰尔别墅	227
咱们去洛普申加	235
费·波列诺夫和他的短篇小说	255
译后记	261

夜

我要在黎明前到达鸭湖，所以夜间就从家里出来了，好在早晨以前赶到那里。

路上铺着一层尘土，因而十分松软，我顺着这条道路往前走，时而向下，进入沟壑，时而登上小丘，有时穿过稀稀拉拉的小松林，林中有一股仿佛停滞不动的树脂味和草莓的清香，随后又从树林走进田野……没有任何人在后面追赶我，也没有迎面遇到过任何人——夜间只有我一个人。

有时沿路黑麦绵延不断。黑麦已经成熟，一动不动，在黑暗中柔和地发出微弱的亮光，弯向道路的麦穗轻轻触及我的靴子和双手，这轻轻的触摸好似默默无言的、羞怯的爱抚。空气温暖、清新，星星起劲地闪烁。有一股干草味和尘土味，偶尔还有夜间草地上稍有点儿发苦的清凉气味。田野那边，河对面，远方的森林后边，微弱的闪光若隐若现。

不久，那条柔软的、不会发出一点儿响声的道路躲到一边去了，我走上了一条沿着河岸慌乱地曲折蜿蜒、高低不平的、坚实的小路。开始闻到小河的潮湿气味、黏土味，冒出一股潮湿的冷气。在黑暗中漂流的原木有时会撞在一起，于是发出轻微、低沉的响声，仿佛有人用斧背轻轻地敲击木头。前边很远的地方，在河那边，燃烧着一堆篝火，好似一个明亮的光点，有时它在树后面消失了，后来又出现了，于是水面上延伸着一条断断续续的、狭长的光带。

在这种时候是很容易想起什么来的——突然回忆起遥远的、业已忘却

的往事，一些曾经认识和亲近的人的脸紧挨在一起，围成一圈，出现在面前。幻想甜丝丝地涌上心头，渐渐地开始觉得，似乎这一切都是曾经有过的……仿佛从前就曾经经过由于潮湿而显得凉爽的沟壑和干燥的小松林。河水发黑，被冲毁的河岸上土块哗啦一声落到河里，在水中漂流的原木轻轻地互相碰撞着，一个个黑魆魆的干草垛时而出现，时而消失。还有那在默默无言的斗争中树枝已经弯曲了的树，还有那些长满水藻的小湖，有些地方在水藻间会露出一个个黑洞……只是怎么也想不起，这是在哪里，是什么时候，在生活中哪个幸福时刻。

我已经走了一个半钟头了，而离湖还很远。夜间走路是很吃力的，老是绊在树根上和田鼠扒起的土堆上，让人厌烦。由于怕走错了路，怕在陌生的森林里迷路，使人感到疲倦。我几乎已经后悔夜间就从家里出来了，并且想，是不是在树底下坐一会儿，等待天亮呢。这时，突然一个尖细、颤抖的声音传到了我这里来，这声音好像是歌声。我站住，侧耳谛听……不错，这是歌声！歌词听不清楚，只能听到拖得很长的“噢噢噢噢……啊啊噢噢……”然而我为这声音感到高兴，虽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，我却加快了脚步。歌声没有变得更近，可也没有远去，一直这样，像条紊乱的细线，绵延不断。“这是什么人呢？”我想，“是木材流送工人？渔夫？还是猎人？不过也许是像我一样，一个人在夜间走路，就在我前面，为了不感到寂寞，所以在唱歌吧。”

我走得更快了，很费力地走出一小片云杉林，穿过山杨树丛，最后在下边，在茂密的树林四面环抱的一个不大的峡谷里看到了篝火。篝火旁躺着一个人，用一只手托着头，望着火光，低声唱着。

我往下走的时候绊了一下，一根干树枝响亮地咔嚓一声，篝火旁的人

住了声，很快转过身，跳起来，用手掌遮着篝火，朝我这边仔细张望。

“谁？”他惊恐地小声问。

“猎人，”我回答，说着走近篝火，“别怕……”

“我本来就没怕。”他脸上装出镇静的样子，“我怕什么！猎人就是猎人嘛……”

我匆匆冲着他的歌声赶去的这个人，原来是个罗圈腿的十六七岁的男孩子。他长得并不好看，瘦瘦的脖子上有个老大的喉结，还有一双很大的招风耳。他穿一件密密缝着的棉袄，一条油污的棉裤，一双厚油布高筒鞋。戴一顶好像是粘在头上的短檐小便帽。有几秒钟，他凝神注视，仔细打量着我，后来带着明显的好奇神情问：

“您是去打野鸭？”

“是啊，我想到湖上去。”我说，说着取下猎枪。

“哪个湖？”

我说明了。

“啊，这很近！”他让我放心，然后转过头去，对着河上侧耳倾听。

“刚刚不是您在喊吧？”稍过了一会儿，他问。

“不是……怎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有人在大声叫喊……喊一声，沉默一会儿，又喊一声……我本想去看看，可是廖什卡，我弟弟害怕……”

他又不作声了。我听到了急速的、轻轻脚步声，有人从河边往这儿，向篝火跑来。

“谢苗，谢苗！”听到了有点儿惊慌、但又十分高兴的、小男孩的声音。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从黑暗中跑到篝火的火光里，他穿着一件大得不

合身的棉袄。一看到我，他立刻站住了。微微张开嘴，把目光从我身上转到谢苗身上。

“嗯，怎么样？”谢苗懒洋洋地问。

“噢，谢苗！有鱼上钩了！”小男孩又看看我，喘了口气，“两边两个上没有，中间那个，上钩了！我用手一拽，那里——在游！”

“你撒谎！”

“一条大鱼在游！”他用手比画着做了个波浪起伏的动作，表演在怎样“游”。

谢苗跳起来，系紧裤子，喃喃地说，“我这就去！”于是在黑暗中消失了。有一会儿工夫，小男孩不眨眼地看着我，后来目光仍然不离开我，后退了一步，又退了一步，转身也往黑暗里跑去——只听到脚步声咚咚地响。

不久，我听到一阵奇怪的嘈杂忙乱的声音，压低的说话声，哗哗的水声，然后一切都静下来了，传来了脚步声。孩子们回到了篝火边，谢苗伸着一只手拿着一条小鲟鱼，小鲟鱼有气无力地摆动着尾巴。

谢苗把鱼塞进一条亚麻布袋，坐到我旁边，微微一笑，说：

“瞧，我们就是这样捕鱼。已经捕到三条了。”

“一条是我拉上来的。”小男孩低声说，随即低下了头，去揪棉袄上的纽扣。

“哎——哎！”谢苗很有分量地说，并且阴郁地住了声。

小男孩鼻子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响声，显得更加不好意思了。

“我弟弟，”谢苗向我介绍说，“廖什卡。您别看他安静——装出来的……”

廖沙自言自语地低声嘟囔了一句什么。

“什么？”谢苗睁大了眼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没说什么……”廖什卡吃了一惊。

“你当心点儿！”谢苗皱起眉头看了我一眼，突然一个转瞬即逝的调皮的微笑照亮了他的脸，眼睛一亮，牙齿闪闪发光，连耳朵也动了动。廖沙也扑哧一声笑了，但立刻醒悟过来，把头低得更低了。谢苗把手伸进衣袋，稍迟疑了一下，最后掏出一包揉皱的香烟，抽着了烟，并且也请我抽。我拒绝了。

“这么说，您不抽烟？”谢苗遗憾地说，并且斜着眼睛瞅了瞅廖沙，随后他用胳膊肘撑着身子，甜甜地打了个哈欠，幻想地望着火光，蜷缩起来，一动不动。他的脸好似蒙上一层烟雾，露出亲切的、不明确和富有诗意的表情。人们在想什么并不清楚，然而遇到十分美好的事情时，就会露出这样的表情。篝火快要熄灭了，木炭渐渐冷却，蒙上一层微微发红的灰烬。周围是一片荒凉的、夜的寂静，只有上面，不知哪里的灌木丛中有一匹马在游荡，脖子上的铃铛不时发出轻微的响声。

廖沙突然抬起头来，侧耳倾听。

“有什么在走动？”他胆怯地说，并且坐得更靠近谢苗一些。

“胡说八道！”谢苗说，并且朝我的猎枪瞟了一眼。

有几秒钟寂静无声，随后清清楚楚听到了干树枝咔嚓咔嚓的响声。谢苗神秘地看了看我，勉强笑了笑。

“大概是熊。”廖沙低声说，并且挪得更靠近谢苗了。他那双瞳孔扩大了，眼睛变得老大。

“深夜还不睡吗，渔夫们！”突然传来了很响、但有点儿嘶哑的声音，一个上了年纪、带着猎枪的人不知怎么立刻出现了，来到篝火跟前。他看

也不看我们一眼，就把一只脚伸到火光前，伤心地不时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，仔细打量那只脱落的鞋掌。

“唉，由它去吧。”他嘟嘟囔囔地说，“这真是难得，啊？怎么样，我猜着了吧？捕鱼吗？”他又对我们说，并且抬起头来，“哎——哎，这儿都是熟人哪！”他对孩子们微微一笑，“怎么，捕到很多了吗？”

谢苗小心翼翼地把香烟丢进篝火里，并且严厉地看了看廖什卡。廖什卡扑哧一声笑了。

“没有多少，彼得·安德烈伊奇，”谢苗不好意思地微笑起来，“也许天快亮的时候会……”

“好，让我瞧瞧，让我瞧瞧……”

谢苗很乐意地把鱼从袋子里倒了出来。

“啊，小鲑鱼。”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高兴地说，“嘿，好哇，只不过小了点儿。”

“一次跟一次不一样呀，彼得·安德烈伊奇。”

“那当然。”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毫无不快地同意了，随即陷入沉思。他望着火光，仿佛已经离开我们到什么别的地方去了，无意识地把手伸进口袋，掏出香烟，抽着了烟，把火柴丢进篝火，仍然这样毫无意识地注视着火柴蹿起小小的明亮的火焰，然后熄灭，渐渐消失，与粉红色的灰烬熔合在一起。

他并不老，但双颊布满深深的皱纹，薄薄的嘴唇，长鼻子也是薄薄的，前额狭窄，上面有一些疙瘩。一般说，他的脸使人产生某种残酷、紧张的印象。他的猎枪已经旧了，是单筒的，枪托用铁丝紧紧地绑着，从他那只鞋掌快要脱落的鞋子里露出包脚布来……

“您怎么，是去苏格林基吗？”谢苗突然问。

“啊？”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颤抖了一下，“去苏格林基？为什么去苏格林基？还要往前去……”

“因为我们的机械师不久前从那儿拖回满满一袋来。”

“动身前抓了两条狗鱼，”廖沙插嘴说，“老——大的狗鱼。”

“这是波波夫吗？”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问，“哼，他倒好——他带着狗。不，我要到奥尚基，然后往左，刚好在河边有个湖，一个小湖……”

“在奥尚基附近吗？”谢苗若有所思地反问，“不，那一带我没去过……没有机会。还是河这边的地方我知道得多一些。”

大家又沉默了。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倒换着脚，不时低声咳嗽几下。廖沙在哥哥身边蜷缩成一团。他觉得很好，这无论从哪一点看——从他舒服的姿势，他眼里的闪光，频频的微笑……都完全可以看得出来。

“你可知道，摆渡工人在家吗？”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问。

“在家，早就坐船往上游去了。他们是带着手风琴去的……在娱乐。儿子结婚了，娶了第二车间的莫季卡·梅杜尼采娜。”

“是那个有点儿麻子的吗？”

“是她。他在她身上发现什么优点了？我可不会娶这样一个女人……”

“哼，这种事你还不懂呢。”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笑了笑，扭过头去望着渡口那边，仿佛是希望听到饮酒作乐的声音，“那么，你是说，摆渡工人在饮酒作乐？不过他会渡我过去吗？”他突然感到不安了，“大概不会渡我过去。啊？要不，摆渡倒是肯的，可是会把我淹死，是吧？大概都喝醉了……”

谢苗也扭过头去望着渡口那边。

“谁知道呢，”他迟疑地说，“您自己把渡船解下来，自己渡过去好了。他有三条，我是说船。”

“倒也是！”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笑了，并且瞅了瞅自己的靴子。

“这儿还有件讨厌的事！鞋掌完全掉下来了。有绳子吗？我在走路，你明白吗，一片漆黑……在树根上绊了一下，管它去呢——只是刺啦一声，线开了！”

廖沙从怀里抽出一截绳子。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接过来，拉了拉，动手用它来捆靴子尖。

“你们用什么捕鱼？”他说得不太清楚地问。

“用深水钓钩，”谢苗很快地回答，“用七鳃鳗。”

“用七鳃鳗？这很好，用七鳃鳗，它，小鲟鱼，喜欢它。我往这儿走的时候，一看，那边有狼在嗥叫。你们没听见吗？看来，小狼崽长大了。”

“我们邻居那儿，”廖沙活跃起来，“狼拖走了一只山羊。就在大白天！是只老山羊，又瘦。狼刚一咬住它，它咩地叫了一声——就断气了！狼穿过菜园，跑进地里，跑过一片片庄稼地，进了森林……费多尔叔叔拿着斧头跑出来，一看，抡起斧头，一下子砍到了墙上！到现在还这么翘在墙上，谁也拿不下来……”

“这倒是真的，是有这么回事。”谢苗证实说，“可不是吗，还有一回我钓鱼回去，已经是晚上，天开始黑了……只有西边还稍有点儿发黄，路也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我经过一片小树林，就是墓地后边的那片林子——你们知道吗——好像是有人推了我一下。我转过身来，最初没看清，后来仔细一看，灌木丛旁有什么东西黑乎乎的，还有几只眼睛，就像腐朽的木头那样闪闪发光。就是说，有三只，蹲在那儿望着我。我的脚立刻不会动

了，就跟有一次做梦的时候那样——想跑，可是跑不动，汗流浹背。我想，完了，可是对付过去了。没碰我。”

“夏天它们对人是温驯的，不碰人。”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很有把握地说。

“彼季叔叔……”廖沙开始说，说着朝我们看了一眼，微微一笑。“要知道，我们还以为您——是一头熊呢！走路的时候咔嚓咔嚓地响……”

“谁以为？”谢苗耸耸肩，“你自己以为，别推到别人头上去。”

“不，孩子们，”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微微一笑，“熊不会闯到火这儿来。虽说会这样考虑——夜里有谁在这儿游荡呢？只有熊和猎人……也是猎人吗？”他对我说，“也许，这些地方您不熟悉，那就跟我一道走好了。您不愿意？好吧……当然啦，人人都想到他自己的地方去。”

彼得·安德烈耶维奇望了望星星，把又宽又黑的手掌伸给谢苗。

“再见。我慢慢走，要不很快就开始天亮了。是啊！要知道，上次我在俱乐部里听说过你……你父亲大概为你感到自豪了吧？好样的！”

他拍拍谢苗的肩膀，朝我和廖沙点了点头，就小心翼翼地迈开那只用绳子捆起来的靴子，走进黑暗中去了。谢苗坐在那里，深深地低下头，在挖手上的老茧，嘴里哼了几声。他的耳朵好像有点儿发暗了。

廖沙突然伸了个懒腰，全身伸直，打了个哈欠，揉了揉眼。

“真想睡觉。”他说。

“那就睡呗。”谢苗搔搔弟弟的耳朵后边，“睡吧。”

“是啊，”廖沙不信任地微微一笑，“早晨你自己去查看，别不叫醒我。”

“唉，叫醒你，真是怪人！”

“以共青团员的名誉担保！”